

关注

中国科幻的历史期待与未来选择

□赵宜



《流浪地球》带着中国科幻文学与电影产业近20年的历史期待,坚定地踏出了实践的第一步,而同时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却在相同的意义上迅速对这两种经验进行了解构。这种并存,让人联想起阿瑟·克拉克的名篇《遥远地球之歌》中,地球毁灭之后的两种人类移民:在地球毁灭之前冷冻肉体后复苏的地球人,与在异星上基因培植诞生的新人类。前者背负着地球与人类的全部记忆,步履沉重;后者没有历史,无所谓未来,无忧无虑。两者在中国科幻元年的相遇,为中国科幻写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与更多元的未来。

中国科幻的全民热潮由刘慈欣2015年的获奖引起,而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又由他的两部原著小说开启。可以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写作群体同中国电影工业的合作,第一次长时间将本土科幻置于话题的前景。但在《流浪地球》超40亿票房现象背后,却因“豆瓣评分”事件而出现了较为突然的口碑撕裂;《疯狂的外星人》对原著小说《乡村教师》的大胆改编,则在跨媒介的文本间形成了突出话语落差。在“科幻元年”的节日氛围下,两部影片留给我们的不该仅是“春节十二响”般的助兴节目,而是为中国科幻的脚下土地进行仔细回溯与丈量提供了新的契机,以便由此抵达宇宙尺度的未来。

“硬科幻”传统:光速传播的时间差

回顾《流浪地球》所获得的赞誉,“硬科幻大片”是最早被用来指认其电影品质的标签,并迅速对接了本土科幻写作内外的双重历史期待。

在科幻写作的话语内部,“硬科幻”这一提法连接的是新世纪前后那场著名的“软硬”科幻辩论,在《科幻世界》等文学期刊平台上,国内新生代作家与读者都曾广泛参与这场讨论,并最终形成了“硬”科幻的话语胜利。

彼时,是中国科幻文学以亚文化的写作姿态系统性发生的时刻,刘慈欣就此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成为“硬科幻”创作的中坚力量。《流浪地球》与《乡村教师》便发表于这一时期,前者中“地球刹车”“引力弹弓”等著名桥段和后者对“碳基联邦”与“硅基帝国”间“高维战争”的宏大叙事,都穿插有大量略显枯燥的“硬核”科学描述。这种写作方式成为其引领“硬科幻”的风格资本,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硬科幻”大师阿西莫夫正是他的文学偶像。

用同样的文笔风格,刘慈欣在此后几年创作了《三体》系

列,并在2015年分获“星云奖”提名和“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尽管第二年,郝景芳就凭借一部“软科幻”再夺“雨果奖”,但率先带领本土科幻文学从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与国际舞台的,确实是刘慈欣所代表的“硬科幻”写作。

不过,“硬科幻”作者对阿西莫夫们的仰望、分别设立于1953年与1965年的科幻“双奖”对《三体》的照拂,都结构性揭示了“硬科幻”文学的“穹顶”,指向西方战后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的特定审美倾向。或者说,2015年以来的科幻热潮,只是半个世纪前爆发的那颗超新星余晖。

刘慈欣曾反复提及,一种“仰望星空”的冲动贯穿着他的写作。但从玛丽·雪莱到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中,人类与地球而非宇宙才是科幻的主要探索对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苏太空竞赛,才为科幻小说提供了仰望星空的额外动力,也是从那时开始,太空航行、地外生命与星际战争频繁成为了科幻文学的主题,并且往往伴随着权威覆灭下的地球毁灭恐惧与文明终结焦虑,以及对20世纪中叶“知识爆炸”的跨学科、迷迭式的呈现。

这便为本土“硬科幻”文学的发生及其科学高于文学的写作逻辑找到了更稳定的来源:一方面,它是战后欧美文坛对当代世界科幻文学进行现场指导的证据;另一方面,当这一逻辑同尚且荒瘠的本土科幻对接时,便在文本内部生成了一种前现代的启蒙冲动——《乡村教师》中对经典力学的真理化、对教师职业的浪漫化呈现甚至对鲁迅的引用,就无不体现出这一冲动。

执笔的“恶魔”:科幻写作与“卡梅隆迷思”

这种冲动直接感染了《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他在采访中就曾表露过“在孩子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的创作动机,而对电影小说的“硬核”实践,与文学享有不同的一套逻辑,指



向构成电影的视觉质料,以及支撑其“大片”体量的生产系统。自200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锻造现代化的电影工业体系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愿景,而《流浪地球》对科幻电影的“硬核”实践正符合这一历史期待。

以科幻类型为代表,基于特效技术的高预算、高质量、高科技的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范式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星球大战》。当上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完成了对电影生产的跨国资本化与综合娱乐化重组后,便开始向全球推销这一范式。詹姆斯·卡梅隆就是它的坚定实践者,而中国电影的国门则可以认为是被《泰坦尼克号》叩响的。巨轮入港时的震惊效应,使“卡梅隆式”大片自此被中国影人树立为成熟工业的标杆,也使《流浪地球》所获得的“硬核”赞誉,主要来自于其对《阿凡达》式工作方法的本土实践。

这一实践,也早为此后《流浪地球》内外的口碑分裂埋下伏笔。在同卡梅隆的对话中,刘慈欣坦言在如今的写作中,文字的电影化正成为一个难以逃避的“恶魔式”念头。卡梅隆在此后谈话中巧妙地将这个“恶魔”定义为电影的“商业化”,但若基于上述分析,这个与作者争夺执笔权的“恶魔”,其实是来自好莱坞科幻电影范式的纠缠,或者说,正是坐在他对面的卡梅隆本人。

恶魔般的“卡梅隆迷思”,使本土科幻电影实践始终面临着一种结构性的陷阱。尽管《流浪地球》中对民族情感传统的家园依恋以及对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都使人物作出不同的叙事选择,呈现出有别于好莱坞的话语范式,但其由好莱坞文化工业蓝图所建构成的影像世界内部,还是形成了两种语言的版本冲突。于是,“豆瓣评分”事件所折射出的话语分裂,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科幻大片”命名逻辑的重新论证:好莱坞文化工业范式下的电影生产,有无另行推出本土化版本的必要?而科幻电影的本土创作,有无突破“卡梅隆迷思”缠绕的可能?

与“前文明”的对话:遥远地球之歌

在那段对谈的结尾,刘慈欣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本土科幻电影创作的作者论式期待,却马上遭到卡梅隆的警惕反驳:他坚持电影导演作为一种职业的特殊价值,显然是出于对专业化、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本能维护。本土“硬科幻”在西方文学评价体系中的登堂入室,国产“硬科幻”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成功实践,虽然各自接驳了两种历史期待,但期待一旦达成,本土科幻实践却迅速陷入了结构性的陷阱当中,产生了“豆瓣评分”式的评价焦虑与话语分裂。

为了绕过这一陷阱,《疯狂的外星人》的实践就呈现出了重要意义。影片对原著《乡村教师》的删改,不能简单归为“蹭热度”式改编,而是具有明确的意图:去除原著小说中的前现代启蒙冲动,并代之以现代的狂欢话语,这显然基于创作者对“硬科幻”内部历史话语的充分体认,因为随着小说中崇高话语被一起移除的,还有战后西方文学对中国科幻写作的持续影响。可以说,宁浩的改编真正实现了同刘慈欣作品的对话,在对20年前“硬科幻”的敏锐观察中,具备了《乡村教师》中高维文明审视地球文明时的反思视角。

在对“硬科幻”背后的启蒙话语进行主动消解之后,《疯狂的外星人》又对本土科幻的第二种历史期待进行了解构:以品牌化的个人写作替代科幻电影的工业范式。正因为如此,即便该片投资2亿元,呈现出远优于其他国产电影的视觉效果,却鲜有人同样以“硬科幻”来形容这部电影。

于是,2019年的春节档就呈现出了这样的另类奇观:《流浪地球》带着中国科幻文学与电影产业近20年的历史期待,坚定地踏出了实践的第一步,而同时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却在相同的意义上迅速对这两种经验进行了解构。这种并存,让人联想起阿瑟·克拉克的名篇《遥远地球之歌》中,地球毁灭之后的两种人类移民:在地球毁灭之前冷冻肉体后复苏的地球人,与在异星上基因培植诞生的新人类。前者背负着地球与人类的全部记忆,步履沉重;后者没有历史,无所谓未来,无忧无虑。两者在中国科幻元年的相遇,为中国科幻写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与更多元的未来。

新作点评

电视剧《温暖的村庄》

于乡里乡亲展现新农村的中国梦

□司若于欣



电视剧《温暖的村庄》于春节期间在山东卫视、宁夏卫视热播,该剧作为一部反映农村正能量的现代生活剧,因其幽默暖心的精彩剧情和对山东地域风情的呈现而获得广泛关注。

《温暖的村庄》由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市人民政府联合摄制,由创作了多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编剧张继执笔,钱晓鸿任总导演。该剧取景于山东荣成的美丽乡村“天鹅湾”,用独特的山东式幽默,打造出一部温暖的乡村轻喜剧。

该剧围绕男主角王一鸣为了实现唱歌梦想的主线与村妇女舞蹈队参加市文艺汇演的辅线展开。一边是高考落榜生王一鸣,意外入围电视台的唱歌比赛,却意外“出局”,被淘汰后他陷入了抑郁,质朴的乡亲们开始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温暖行动来帮助他;另一边是互相关心的舞蹈队成员夏美兰和陈英的矛盾解决,最后在王一鸣的助攻下,团队同心协力在汇演中取得出色成绩。

《温暖的村庄》中,老戏骨纷纷深入农民生活,和村民们同吃同住,互相嬉戏,力求真切把握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神韵,塑造真实、生活化的人物形象,其中,一贯以硬汉、军人著称的丁海峰就塑造了这样一位财大气粗又感性十足的股东汉子的形象。山影团队与时俱进,不断追求创新与发展,在剧中融入了新时代背景下当代农民的生活方式。编剧张继在采访中曾表示,农村孩子也爱看佩奇,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应该和时代同步。剧中邻里之间更加丰富多元的相处模式、对于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等成为该剧的精彩看点。

剧中新农村的风貌展现也十分鼓舞人心。伴随城镇化建

设的推进,步入小康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已发生很大变化,《温暖的村庄》中的村民们物质富足,他们也会上网,用手机支付,用现代化的家电,还养宠物,跑步健身,很多家庭开上了小汽车,这种当代农民崭新生活方式的呈现与时代同频共振。但另一方面,为响应美丽乡村建设,剧中还需保持乡村风格的原汁原味,守住历史沉淀之“根”,剧组经过多次采风后决定,以当地特有的文化遗存、具有童话色彩的海草房作为主体场景,但仅存的海草房因年久失修且空间太小,为此剧组搭建了3000多平米的海草房群体建筑,在装饰和陈设上既符合当地的风情,又结合了当代人的审美,场景古朴中透着现代,又很接地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美丽乡村建设也体现在对精神文化追求的层次越来越高。剧中的洪主任为了实现在村里拿到“精神文明村”的牌子,带领乡亲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支持广场舞队排练参赛,搞好村中保洁等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在得知一鸣参加唱歌比赛时更是给予大力支持。王一鸣生病后,洪主任又和乡亲们群策群力,帮助他实现梦想。《温暖的村庄》的精神内核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追求,是当代农民对精神文化新追求以及践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时代缩影。

《温暖的村庄》通过展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讲述农民实现中国梦的故事,反映了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剧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他们既为了自己的梦想,也为了他人的梦想,更为了集体的梦想竭尽全力、互帮互助,其中虽有误会、心酸,但一路走来收获更多的是感动、支持与成功。聚焦乡里乡亲、家长里短的电视剧《温暖的村庄》,看似是一部农村题材轻喜剧,但本质上讲述的却是我国农民为实现自己心中中国梦的创新创业故事。

农村题材是国产电视剧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温暖的村庄》凭借鲜明的时代特点,辅以浓厚的风土人情,直面现实,为人民抒怀,可谓一部富有韵味的人情剧。多年来,鲁剧一直在与时俱进,为时代服务,坚持传递给观众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品牌,《父母爱情》《孙光明下乡记》《老农民》《琅琊榜》《青岛往事》《安居》等更是一个一个脚印地打造出鲁剧这块金字招牌。山影制作团队坚持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由其出品的60余部影视作品荣获“五个一工程”“飞天奖”“金鹰奖”“华表奖”等80多个中央和国家级奖项,山影制作团队将进一步发挥影视作品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为观众提供更多、更好的鼓舞人心的精神食粮。

专家研讨我国首部反诈题材电视剧 全民反诈才能“天下无诈”

2月18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中国电视艺委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联合承办的电视剧《天下无诈》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讲述了反诈支队团队电诈犯罪集团斗智斗勇的故事,重在揭露形形色色的电信诈骗手段,意在提高人民群众的防诈识骗能力。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作为我国首部反诈题材电视剧,具有较强的话题性,天下无诈既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是人民警察对自身崇高职业的庄严承诺,更是我国制度自信的执政宣言。全民反诈才能“天下无诈”,该剧一改往日部分涉案剧过于追求离奇案件的弊病,在人文内涵与社会内涵方面深入开掘,为公安题材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专家谈到,反诈题材不好写,因为电诈属于非接触类犯罪,没有明显的对抗性

冲突,如何把没有明显戏剧性的智斗行为,变得具象可感,实为难题。据公安部宣传局副局长孙洁介绍,《天下无诈》是公安部抓的重点项目,4年前已开展筹备该剧,总制片人王茜带领主创团队先后奔赴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深入采访,广泛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故事素材,深入分析电信诈骗的套路和手法,精准把握公安民警打击电信诈骗、攻坚克难的睿智与决心,此外,主创团队还拍摄了系列专题片《反诈进行时》。也有专家对该剧不只从破案的技术角度进行演绎,还从政治、社会、心理、法治等多层面解读电诈滋生原因的做法表示肯定。有专家建议,剧中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的情节可减少,若能进一步强调办案过程中的一手证据则更好。

(许莹)

《一代洪商》杀青 荧屏又添湘商文化情感大戏

以湘商文化为题材的电视剧《一代洪商》日前正式杀青,现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于2019年下半年与观众见面。《一代洪商》主创阵容强大,由张丰毅、李立群(中国台湾)、马晓伟、牛莉等联袂主演,路奇出任总导演,王少华担纲编剧。该剧以盛产于湖南洪江的优质桐油“洪油”为焦点,以大量真实的民国历史资料为背景,细腻描绘了一代爱国“洪商”的家国情怀,并通过讲述剧中人物身上有关诚信、梦想、爱情及社会责任等一系列曲折动人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湖湘文化对近代中国人文发展的深远影响,为当下社会人们在义利之间如何抉择与取舍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剧中由张丰毅、李立群饰演的刘云湘和杨同昌本为恪守商道诚信的洪油商人,却因

一场突如其来的“假油案”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两人在制油手艺上的彼此不服被外国列强和当地军阀所利用,不但引发了一连串跌宕起伏的商业纷争,也使两家儿女的爱情一波三折。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刘、杨两家人终于走出了在商言商的思想桎梏,转而放眼天下,秉承“经世致用”的船山学说,自觉地将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并无私无畏地奉献出了他们的才智、财富、鲜血乃至生命……据悉,剧组先后取景湖南洪江古城、黔阳古城、凤凰古镇、芙蓉镇、高椅古村等地,还在湖南洪江搭建了大码头、油坊、刘府、杨府等实地场景,现已成为该区古城文化旅游项目中的新增亮点。

(鲁永岗)